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二十二回 借洋錢贖身初定議 買物事賭嘴早傷和

按：黃翠鳳因要出局，慌忙喫畢夜飯，即喊小阿寶舀面水來，對鏡捕面。羅子富問：「叫到後馬路啥場花？」翠鳳道：「原是錢公館哉哩。俚是牌局，一去仔末就要我代碰和。我要無撥哈轉局，一徑碰下去勿許走。有辰光兩三點鐘坐來浪，厭氣得來。」子富道：「厭氣末就謝謝勸去哉。」翠鳳道：「叫局阿好勿去？倪無姆要說個。」子富道：「耐無姆阿敢來說耐？」翠鳳道：「無姆末啥勿敢說，我一徑勿曾做差啥事體，生來無姆勿說啥。倘然推扳仔一點點，倪個無姆肯罷哉？」說時，趙家姆取出出局衣裳。翠鳳一面穿換，一面叮囑子富道：「耐坐來浪，我去一歇歇就轉來個。」又叮囑金鳳「勸走開」；又令小阿寶喊珠鳳也來陪坐。

然後，趙家姆提了琵琶及水煙筒袋前行，翠鳳隨著，下樓登轎，徑至後馬路錢公館門前停下。望見客堂裏燈燭輝煌，又聽得高聲豁拳，翠鳳祇道是酒局。及進去看時，席上祇有楊柳堂、呂杰臣、陶雲甫暨主人錢子剛四位，方知為碰和的便夜飯。

楊柳堂一見黃翠鳳，嚷道：「來得正好，請耐喫兩杯酒。」即取一雞缸杯送到翠鳳嘴邊。翠鳳側首讓過，道：「我勿來喫。」柳堂還要糾纏。翠鳳不理，徑去靠壁高椅坐下。錢子剛忙起身向柳堂道：「耐去豁拳，我來喫。」便接了那杯酒。柳堂歸座與呂杰臣豁拳。

錢子剛執杯在手，告訴黃翠鳳道：「倪四家頭來裏捉贏家，我一連輸十拳，喫仔八杯，剩兩杯勿曾喫。耐阿喫得落，替我代一杯，阿好？」翠鳳聽說，接來呷乾，授還杯子，又說：「再有一杯去拿得來。」子剛道：「就剩一杯哉，讓趙家姆代仔罷。」趙家姆向桌上取一杯來，也喫了。

陶雲甫慫恿楊柳堂道：「耐末也算得是諂頭哉，一樣一杯酒，錢老爺教俚代，耐看俚喫得阿要快。」黃翠鳳乃道：「耐是會說得來，喫杯酒也要說多花閑話。一樣是朋友，耐幫仔楊老爺來說倪，賽過來裏說錢老爺。讓耐去說末哉，勿關倪事。」呂杰臣道：「故歇我輸哉，耐也替我代一杯，讓俚說勿出啥。」翠鳳道：「呂老爺，勿然是代末哉，故歇撥俚說仔了，定歸勿代。」

楊柳堂催呂杰臣：「快點喫，喫好仔倪要碰和哉。」黃翠鳳問：「阿曾碰歇？」錢子剛說：「四圈莊碰滿哉，再有四圈。」呂杰臣喫完拳酒，因指陶雲甫：「挨著耐捉贏家哉。」陶雲甫遂與楊柳堂豁起拳來。

黃翠鳳生恐代酒，假作隨喜，避人左廂書房。祇見書房中央幾案縱橫，籌牌錯雜，四枝臚燭，卻已吹滅，惟靠窗煙榻上煙燈甚明，隨意坐在下手。隨後錢子剛也到書房裏，向上手躺著吸煙。翠鳳乃問道：「倪無姆阿曾向耐借洋錢？」子剛道：「借末勿曾借，前日夜頭我搭俚講講閑話，俚說故歇開消末大，洋錢無撥下來，勿過去，好像要搭我借。後來一泡仔講別樣事體，俚也就勿曾說起。」

翠鳳道：「倪無姆個心思重得野，耐倒要當心點。前轉耐去鑲仔一對釧臂，俚搭我說：『錢老爺一徑無撥生意，倒勿曉得陸裏來個多花洋錢？』我說：『客人個洋錢末，耐管俚陸裏來個。』俚說：『倪無撥洋錢用，勿曉得洋錢纔到仔陸裏去哉。』我是氣昏仔了，勿去說俚哉。耐想該說閑話俚是啥意思？」子剛道：「耐教我當心點，阿是當心俚借洋錢？」翠鳳道：「俚要向耐借洋錢末，耐定歸勸借撥俚。隨便啥物事，耐也勸去搭我買。耐故歇就說是買撥我，隔兩日終是俚個物事。俚咻一點點勿見好，倒好像耐洋錢多煞來浪，害俚眼熱煞。耐勿買倒無啥。」

子剛道：「俚倒一徑搭耐蠻要好，故歇俚轉差仔啥個念頭，勿相信耐哉，阿對？」翠鳳道：「一點勿差。故歇是俚有心要難為我。前月底，有個客人動身，付下來一百洋錢局帳。俚有仔洋錢，十塊廿塊，纔撥來妍頭借得去。今朝要付裁縫帳，無撥哉，倒向我要洋錢。我說：『我末啥場花有洋錢？』出局衣裳，生來要耐做個。耐曉得今朝要付裁縫帳，為啥撥妍頭借得去？」撥我反仔一泡，俚倒嚇得勿響哉。」

子剛道：「價末今朝阿曾撥點俚？」翠鳳道：「我為仔第一轉，綳綳俚場面，就羅個搭借仔十塊洋錢撥俚。依仔俚心裏，倒勿是要借羅個洋錢，要我來請耐向耐借，再要多借點，故末稱心哉。」子剛道：「實概說，俚勿曾借著我個洋錢，陸裏會稱心？倘然俚向我借，我倒也勿好回頭俚。」翠鳳道：「耐勿借也無啥，啥該應要借拔俚？耐說『我一徑無撥生意了，洋錢也無撥哉』，阿是說得蠻體面？到仔節浪，通共叫幾個局，該應付幾花洋錢，局帳清爽仔，俚阿好說耐啥話？」子剛道：「故是俚要恨煞哉。我說，俚不過要借洋錢，就少微借點撥俚，也有限煞個。再嘍兩節，等耐贖仔身末，好哉。」翠鳳道：「我勸。耐同俚阿有啥講究，定歸要借撥俚，阿是真個洋錢貳多仔了？就算耐洋錢多，等我贖仔身借撥我末哉。」子剛道：「故歇耐阿想贖身？」翠鳳連忙搖手，叫他莫說。再回頭向外窺覷，卻正見一個人影影綽綽站在碧紗屏風前，急問：「啥人？」那人見喚，拍手大笑而出。原來是呂杰臣。

錢子剛丟下煙槍起坐，笑道：「耐來裏嚇人。」呂杰臣道：「我是來裏捉奸！耐兩家頭阿要面孔？就是要偷局末。也好等倪客人散仔，舒舒齊齊去上末哉，啥一歇歇也等勿得！」黃翠鳳咕嚕道：「狗嘴裏阿會生出象牙來。」

呂杰臣再要回言，被錢子剛拉至客堂歸席。楊柳堂道：「倪輪仔拳，酒也無人代，耐主人家倒尋開心去哉。」陶雲甫道：「故歇讓耐去開心晚歇碰和末抵椿多輪點。」錢子剛並不置辨，祇問拳酒如何。四人復哄飲一回，始用晚飯。飯後，同至書房點燭碰和。錢子剛因吸煙過癮，請黃翠鳳代碰。

翠鳳碰過兩圈，贏了許多，愈黨高興，乃喊趙家姆來附耳叮囑些說話。趙家姆領會，獨自捫回家中，徑上樓尋羅子富。不料子富竟不在房，祇有黃珠鳳垂頭伏桌打瞌睡。趙家姆拎起珠鳳耳朵，問：「羅老爺呢？」珠鳳醒而茫然，對答不出。連問幾遍，方說道：「羅老爺去哉呀。」趙家姆問：「陸裏去？」珠鳳道：「勿曉得口宛。」

趙家姆發怒，將指頭照珠鳳太陽裏戳了一下，又下樓至小房間問黃二姐。黃二姐告訴道：「羅老爺末撥朋友請到吳雪香搭喫酒去哉。耐去搭大先生說，早點轉來去轉局。」趙家姆道：「價末等羅老爺頭來仔，我帶得去罷。故歇俚也勿肯轉來。」黃二姐應承了。等夠多時，纔接到羅子富局票，果然是叫到東合興里吳雪香家的。

趙家姆手執票頭，重往後馬路錢公館來。一進門口，見左廂書房裏黑魆魆地並無燈光，知道碰和已畢，客人已散，即轉身進右廂內室，見了錢子剛的正妻，免不得叫聲「太太」。那錢太太倒眉花眼笑說道：「阿是按先生轉去？先生來咻樓浪，耐就該搭等一歇末哉。」趙家姆祇得坐下，卻慢慢說出去轉局。錢太太道：「先生有轉局末，早點去罷，晚仔勿局個。耐到樓梯下頭去喊一聲哩。」

趙家姆急至後半間，仰首揚聲叫「大先生」，樓上不見答應；又連叫兩聲，說：「要轉局去呀。」仍是寂然毫無聲息。錢太太又叫住道：「勸喊哉，先生聽見個哉。」趙家姆沒法，仍出前半間陪錢太太對坐閑話。

一會兒，聽得黃翠鳳腳聲下樓，趙家姆忙取琵琶及水煙筒袋上前相迎。翠鳳盛氣嘆道：「啥要緊，咻咻咻勿清爽。」錢太太含笑分解道：「俚末也算勿差，為仔票頭來仔歇哉，常恐貳晚仔勿局，喊耐早點去。」翠鳳不好多言，和錢太太立談兩句，道謝辭行。錢太太直送至客堂前，看著翠鳳上轎方回。

趙家姆跟在轎後，徑往東合興里吳雪香家，攙了翠鳳到臺面上，祇見客人、信人、娘姨、大姐早擠得密層層沒些空隙。羅子富座後緊靠妝臺，趙家姆擠不進去。適羅子富與王蓮生並坐。王蓮生叫的局乃是張蕙貞，見了黃翠鳳，即挪過自己坐的凳子，招呼道：「翠鳳阿哥，該搭來哩。」又招呼趙家姆，覺得著實殷勤，異常親密。黃翠鳳見張蕙貞金珠首飾奕奕有光，知道是新辦的，因攜著手看了看，道：「故歇名字戒指也老樣式哉。」

張蕙貞見黃翠鳳頭上插著一對翡翠雙蓮蓬，也要索觀。黃翠鳳拔下一祇授與張蕙貞，蕙貞道：「綠頭倒無啥。」不料王蓮生以

下即係主人葛仲英坐位，背後吳雪香聽得張蕙貞讚好，便伸過頭來一看，問黃翠鳳：「幾花洋錢買個？」翠鳳說是「八塊」。吳雪香忙向自己頭上拔下一祇，將來比試。張蕙貞見是全綠的，乃道：「也無啥。」吳雪香艷然道：「也無啲我一對四十塊洋錢啲呀，阿是也無啥。」

黃翠鳳聽說，從吳雪香手裏接來估量一回，問道：「阿是耐自家買個嘅？」吳雪香道：「買是客人去買得來個，來裏城隍廟茶會浪。佢哋纔說勿貴，珠寶店裏陸裏肯嘅？」張蕙貞道：「倪是倒也看勿出。拿佢一對來比仔末，好像好點。」吳雪香道：「翡翠個物事難講究啲，少做好一點就難得看見哉。我一對蓮蓬，隨便啥物事總比勿過佢。四十塊洋錢，是實概模樣呀。」

黃翠鳳微笑不言，將蓮蓬授還吳雪香。張蕙貞也將蓮蓬授還黃翠鳳。葛仲英正在打莊，約略聽得吳雪香說話，不甚清楚。及三拳拈畢，即回頭問吳雪香：「啥物事要四十塊洋錢？」吳雪香遂將蓮蓬授與葛仲英，仲英道：「耐上仔當哉，陸裏有四十塊洋錢嘅？買起來不過十塊光景。」吳雪香道：「耐末曉得啥嘅，自家勿識貨。再要批搨，十塊光景耐去買哉哩！」羅子富道：「拿得來我來看。」擘手接過蓮蓬來。黃翠鳳道：「耐也是勿識貨個末，看啥嘅？」羅子富大笑道：「我真個也勿識貨。」遂又將蓮蓬傳與王蓮生。蓮生向張蕙貞道：「比仔耐頭浪一對好多花哉。」張蕙貞道：「故是自然。我一對阿好比嘅！」吳雪香接嘴道：「耐也有來浪，讓我看阿好。」張蕙貞道：「我一對是一點勿好個，難再要去買一對。」說著，也拔下一隻，授與吳雪香。雪香問：「幾塊洋錢？」張蕙貞笑道：「耐一對末，我要買十對啲。」吳雪香道：「四塊洋錢，生來無撥啥好物事買哉。耐再要買，情願價錢大點。價錢大仔物事總好哉啲。」張蕙貞笑著，隨向王蓮生手裏取那蓮蓬和吳雪香更正。

當時臨到羅子富擺莊，「五魁」、「對手」之聲隆隆然如春霆震耳，纔把吳雪香蓮蓬議論剪斷不提。

原來這一席除羅子富、王蓮生以外，都是錢莊朋友。祇為葛仲英同吳雪香恩愛纏綿，意不在酒，大家爭要湊趣，不肯放量，勉強把羅子富的莊打完，就草草終席而散。

吳雪香等客人散盡了，重複和葛仲英不依，道：「我來裏說閑話末，耐該應也幫我說句把，故末算得耐要好。耐倒來扳我個差頭，阿要詫異？我說一對蓮蓬要四十塊洋錢啲，真個四十塊洋錢，勿是我騙耐啲。耐勿相信，去問小妹妹好哉。耐一歇極得來，常恐倪要耐拿出四十塊洋錢來，連忙說十塊。就是十塊末，阿是耐搭我去買得來嘅？耐就搭我買仔一祇洋銅釧臂連一祇表，也說是三十幾塊啲。說到我自家個物事末就勿稀奇哉。耐心裏祇道仔我是蹺腳信人，陸裏買得起四十塊洋錢蓮蓬，祇好拿洋銅鐘臂來當仔金釧臂帶帶個哉，阿是？」一頓夾七夾八的胡話，倒說得仲英好笑起來，道：「故末阿有啥要緊嘅？就是四十塊末也勿關我事。」雪香道：「價末耐說啥十塊嘅？耐說是十塊末，耐去照式照樣買得來，我再要買一副頭面哩。洋錢我自家出末哉，耐去搭我買！」仲英笑道：「勸說哉，我去買末哉。」雪香道：「耐是來裏搭漿啲，我明朝就要個哩。」仲英道：「我今朝夜頭去買，阿好？」雪香道：「好個，耐去哩。」

仲英真個取馬褂來著，恰遇小妹妹進房，慌道：「二少爺做啥？」正是攔阻，雪香丟個眼色，不使上前。仲英套上扳指，掛上表袋，手執折扇，笑向雪香道：「我去哉。」雪香一把拉住，問：「耐到陸裏去？」仲英道：「耐教我買物事去啲？」雪香道：「好個，我搭耐一淘去。」攜了仲英的手便走。至簾前，仲英立定不行，雪香盡力要拉出門外去。小妹妹在後拍手大笑道：「撥巡捕來拉得去仔末好哉。」客堂裏外場不解何事，也來查問。小妹妹乃做好做歹勸進房裏，仍替仲英寬去馬褂。

雪香撇著嘴，坐在一旁，嘿然不語。仲英祇是訕笑。小妹妹亦呵呵笑道：「兩個小乾件並仔一堆末，成日個哭哭笑笑，也勿曉得為啥，阿要笑話？」仲英道：「對勿住，倒難為耐老太太討氣。」小妹妹道：「劃一，我真個氣煞來裏。」說罷自去。

仲英至雪香面前，低聲笑道：「耐阿聽見，撥佢哋當笑話。一點無撥啥事體，瞎噪仔一泡，故末算啥哩？」雪香不禁「嗤」的笑道：「耐阿要再搭我強了？」仲英道：「好哉，耐便宜個哉。」雪香方歡好如初。

仲英聽得外場關門聲響，隨取下表袋看時，已至一點多鐘，說道：「天勿早哉，倪困罷。」雪香問：「阿要喫稀飯？」仲英說：「勸喫。」雪香即喊小妹妹來收拾。小妹妹舀水傾盆，鋪床疊被。

正在忙亂之際，忽然一個小大姐推進大門，跑至房裏，趕著小妹妹叫一聲「無姆」，便將袖子掩口要哭。小妹妹認得是外甥女，名叫阿巧，住在衛霞仙家的，急問他道：「耐故歇跑得來做啥？」那阿巧要說，卻一時說不出口。

第二十二回終。